補紅樓夢/第三十六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第三十五回　春燈謎兒童清夜戲　鬧花燈閨閣賞元宵

補紅樓夢
第三十六回　稻香村上已踏青游　榆蔭堂清明風箏會
娜嬛山樵
1813年

第三十七回　賈惜春屍解大觀園　史太君示夢榮國府

話說光陰迅速，又已早交了三月之初了。一日，寶釵與秋芳同到稻香村來，只見杏花已經零落，見了李紈，大家坐下。寶釵道：「這杏花最不經久，也沒有大看，倒要開過了麼？」李紈道：「『二月街頭賣杏花』這會子已交了三月了，怎麼還有杏花呢？」寶釵道：「這裡本來起名是『杏簾在望』，有杏花的日子，還該安起酒帘來的。」秋芳道：「倒是前兒放燈的時候，佈置的倒很有些意思。」寶釵道：「我倒又想起個玩意兒來，我們從前做餞花會以及葬花、鬥草各樣的玩意兒就很不少，卻從沒做過撲蝶會以及春遊、踏青呢！」李紈道：「踏青、撲蝶這都是郊外的玩意兒，說他做什麼呢！」寶釵笑道：「可見你物而不化。郊外呢，不過是水邊山畔曠野的地方兒。咱們這大觀園還小麼，可不一樣的有水邊山畔麼？我們也不用外人，就是我們這幾個，各帶了孩子們也做了踏青、撲蝶，就後兒三月三上巳之期，你這裡就安起酒帘來，教幾個丫頭、媳婦們在裡頭賣酒。我們但攜著食揾的就在山坡席地踏青，沒帶食揾的就來沽飲，各隨其便，豈不有趣呢！」李紈著：「我們這幾個人也太少了，就連上璉二太太、環三太太也只得四五個人呢，不如把周姑太太和周姑奶奶接了回來，別人都不用請，到底也多幾個人好些。」寶釵道：「也好，就是這麼樣。」隨即著人兩處去請。

到了次日，探春、巧姐都回來了，大家便告訴了他原故。

探春笑道：「你們在家裡一點事兒沒有，就想出這麼些玩意兒來，倒都很興頭呢，也很會樂呢！」巧姐道：「園子裡從前自來都沒做過撲蝶會兒，這也是自古有的玩意兒，卻倒新鮮別緻，很有趣兒呢！」

李紈、寶釵又教人做起酒帘來，挑在稻香村的路口，旁邊是竹子做的麂眼籬笆，裡面收拾出幾間茅屋，安下酒罏，又備了各樣的山肴、野蔌，派了焙茗家的、掃紅家的，喜兒媳婦、壽兒媳婦四個在那裡當罏賣酒。探春笑道：「這四個裡頭，誰是文君呢？」巧姐也笑道：「這喜兒媳婦很好，要算他是文君了。」探春看那媳婦時，不上二十歲光景，一雙星眼，兩道彎眉，梳的鬅鬢大頭，桃腮杏臉，滿面春風，因說道：「果然不錯，你看他還不算『眉似遠山，眼如秋水』麼？」寶釵笑道：

「你知道他是誰啊？」探春道：「我怎麼得知道呢？」寶釵道：

「他是柳家媳婦的女兒，他姐姐柳五兒，原在我們屋裡當差，你們都該看見過的。」巧姐道：「哦！他是柳五兒的妹子，怪不得呢！他姐姐就長的很好的。」寶釵道：「他自小在東府裡當差，十六七歲就放出來配人，如今嫁了喜兒，已經兩三年了。」

於是，又傳人把沁芳橋、蓼漵一帶並稻香村等處臨水依山各地方，打掃收拾乾淨。大家先議定了，明日平兒、馬氏、秋芳三人帶了壺搕、紅氈在一處同行；秋水與周照乘、賈月英、賈綠綺四人也帶酒果、茵褥另在一處；桂芳、惠哥、杜若、祥哥、禧哥、周安哥、周瑞哥七人各帶風箏，大家放後，便到酒店共飲；探春、巧姐、李紈、寶釵四人隨意各處看花，憑眺臨水登山，再到花村買醉。商議定了，到了次日，乃是三月三日上巳之期，大家俱各帶了丫環等分頭而去。

卻說探春、巧姐、李紈、寶釵四人帶了紅梅、翠柳、紫雲、繡雲並探春的丫環杏花、菱花，巧姐的丫環玉蘭、珠蘭等由沁芳橋過來，只見蓼漵一帶長堤，春柳間著桃花欲放，宛若畫圖。

探春道：「聽見說西湖上有蘇堤、白堤，想來也不過是這麼樣。

不過那地方略大些兒罷了。」巧姐道：「從前山陰道上蘭亭修禊，也是上巳之辰。他那上頭說『引以為流觴曲水』，我們就這水上流觴也不是一樣麼！」寶釵道：「他說

『引以為流觴曲水』，原是做出來的。聽見人說，並沒什麼多大地方。那畫上的圖兒也尚不實在。何況，那不能夠親歷其境的麼。咱們這園子裡的水雖然算長，卻不怎麼大曲，所以是學不來的。」李紈道：「不但沒有曲水流觴，抑且沒有崇山峻嶺，就是這林也不茂，竹也不修。咱們這園子裡的山水，通是假的。他那蘭亭原是真山真水，怎麼比得上呢？」

說著，走到桃花深處，只見山坡之上，秋水與周照乘、賈月英、賈綠綺四個人在那裡鋪下氈茵，擺著酒果，都席地而坐，共飲看花。旁邊有一群丫環們，都站在背後，也在那裡撲蝶玩耍呢。探春笑道：「倒還有些意思兒。」因道：「你們倒都在這兒坐著玩了麼，他們都在那裡呢？」照乘道：「我們揀了這兒，坐著看桃花兒呢！哥哥們都到稻香村那邊空地上放風箏去了。璉二舅母、環三舅母和蘭大嫂子他們都在山那邊兒逛呢。」

於是，探春等繞過山坡，四下觀看並不見平兒諸人。大家都說：「他們到那裡去了，怎麼不見呢？」寶釵道：「想是到稻香村去了，我們還繞過去罷。」說著，只見平兒的丫頭翠雲從蓼漵一帶山坡那邊轉了過來，走至面前不遠，李紈便問道：

「你們太太在那裡去了，你怎麼又跑到這兒來做什麼呢？」翠雲道：「我們太太叫我回家拿手絹子去的，他說的那地方兒又不在那裡，我找了好一會兒才找著了。這會子拿了來，還沒送給太太去呢。寶釵道：「你們太太到底在那裡呢？」翠雲笑著指道：「我們太太和環三太太、蘭大奶奶他們都在那兒，那不是麼！」

眾人方遠遠仰面看時，卻原來都在凸碧山莊上頭呢，因笑道：「他們怎麼又跑到那高頭去做什麼呢？」翠雲說著，便取路繞到山上去了。探春等也隨後慢慢的上來，到了凸碧山莊上頭，只見平兒、馬氏、秋芳三人把繡茵鋪在簷外，擺著酒肴攢盒，在那裡席地而坐，眺覽山水呢。一群丫頭們都雁翅般站在背後，見了探春等都忙說道：「姑太太、姑奶奶們來了。」平兒等忙起身讓坐，探春笑道：「今兒是三月三，又不是九月九，你們應該去臨水才是，怎麼倒登起高來了呢？」李紈道：「我走了這一趟倒乏了，可真要坐坐歇歇兒了。」於是，大家都席地坐下。

平兒道：「我們在園子裡各處逛了一會，因見他們姑娘們都在那裡山坡上坐著，哥兒們又在稻香村那邊放風箏玩呢。因此，我們便轉到這裡來，他們說這裡幽靜的好，又有眺望，就在這裡坐了。你們沒到稻香村去麼？」寶釵道：「我們還沒去呢，我們從沁芳橋、蓼漵一帶打那邊山坡下繞過來的，找你們不見，要不問你們翠雲，還不知道你們

在這裡呢。」說著，丫頭們斟上酒來，李紈道：「我們且喝一杯，歇歇兒再走罷。」

於是，探春等各飲了兩杯，又坐了一會兒，便站起身來道：

「你們且慢慢兒的，等喝完了酒，再到稻香村來會齊罷。」說著，四人便取路慢慢兒的下了山來。

轉過山坡，那邊空闊之處，只見那七個哥兒同著丫頭們都在那裡放風箏呢！也有放蝴蝶兒的，也有放晴蜓兒的，也有放螃蟹的，也有放仙鶴的，惟有桂芳放起一連七個雁兒來的有趣。

探春等便站著看了一會，因問瑞哥兒為何不放呢？丫頭們回說：

「原放了一條蜈蚣的，因為走了，就沒有放了。」說著，蕙哥兒正放了一個美人兒，忽被一陣風來，往底下一歪，卻絆在柳樹頭上。蕙哥兒忙用力一扯，風箏沒扯下來，倒掛破了，因賭氣便把線扯斷了，也不放了。探春道：「你們且把風箏都收下來罷，不用放了。我們都在稻香村裡頭去了，你們隨後也就來罷。」

說著，四人便到稻香村來，走到酒帘之下，進了茅屋。那四個媳婦見了，忙迎出來笑道：「姑太太、姑奶奶、大太太、二太太都請裡面坐罷。」探春笑道：「你們舖子裡，今兒做了多少買賣了沒有呢？我們特來給你發市的，有什麼好酒、好菜都搬上來罷。」於是，四人便揀了一張桌子在上面坐了，喜兒媳婦、壽兒媳婦搬了許多山肴野蔌並各樣果品上來。兩個笑道：

「蒙姑太太、姑奶奶賞臉，只是沒有什麼可吃的東西，不過是點兒野意兒，求姑太太、姑奶奶別笑話就是了。」巧姐道：

「這麼著就很好。」說著，兩個媳婦把酒燙熱了，自有跟的丫頭們拿壺上來篩酒。

李紈笑道：「這麼樣可倒是頭一遭兒，想諒外頭，自然也不過是這麼樣罷。」寶釵笑道：「這是摹擬著弄了玩的，他們外頭怎麼得有這麼樣呢？那些房屋、傢伙、器具、酒肴、媳婦，任什麼都不能這麼樣的。」說著，七個哥兒也進來了。李紈道：

「你們另外坐一桌兒罷。」焙茗家的、小紅家的忙搬上酒果、菜蔬，跟的丫頭們服侍哥兒們坐了，便在旁邊斟酒。

不一時，平兒等三人也進來了，笑說道：「你們好生意呀，快拿好酒來罷。」於是，三人也另揀一張桌子坐了，喜兒媳婦等拿上菜果，燙了酒來。只見門外秋水等四人也進來了，平兒便叫他們也另坐了一桌，焙茗家的送上酒果。當下四桌，各有丫環們伺候，喜兒媳婦等往來添酒送菜。馬氏笑道：「怎麼著，咱們大家今兒竟到酒鋪裡來喝酒，這可是真想不到的事。」

平兒笑道：「咱們四桌子人，到底今兒是誰的東呢？別要過會子沒有酒錢，不得出去，還要脫衣服做當頭呢！」寶釵笑道：「說到錢就俗氣了，說給你也不知道，自來古人都拿金貂換酒，這什麼要緊呢！」探春笑道：「璉二嫂子，你不用慌，你們四桌子的酒錢都是我一個人會東，你儘管放心喝就是了。

「李紈笑道：「三姑太太，你說什麼話呢，怎麼請了你來做東道麼？」平兒笑道：「既然有了做東道的人，我就儘管放心吃了。」因向喜兒媳婦道：「你們所有的什麼東西，都一箍子拿上來罷，也不用賣給別人了。」於是，大家笑著，又喝了一會子酒。因說：「我們玩了一天也夠了，大家都回去罷。」說著，大家都站起身來，探春笑向喜兒媳婦等道：「你們算算，共該多少錢兒？不許浮開呀！」喜兒媳婦笑道：「多謝姑太太，姑奶奶和府裡太太、奶奶、哥兒、姑娘們賞臉就了不得了，還說什麼錢呢！」探春笑道：「我錢可沒帶，也不用脫衣服做當頭。

「因教跟的丫頭取出四個玉佩來，說道：「你們辛苦了，每人一個，留著帶罷。有什麼不夠，我明兒再補罷了。」巧姐笑道：

「方才說是『卿相解金貂』，這會子姑媽做了個『神仙留玉佩了。」大家又笑了一會，四個媳婦子上來磕頭謝了。

於是，大家一路出來，因說再隔兩天就是清明了，你們風箏今兒都沒很放，倒糟蹋了幾個，明兒還添他幾個好的，等到清明好放晦氣呢。說著，大家便出了園子，都到王夫人上房裡去了不題。

過了兩日，乃是三月初六日，這年正值清明佳節，天氣晴明。吃過了早飯，大家都

到園子裡來，連王夫人也過來看他們孩子們放風箏。惜春也帶了紫鵑出櫳翠庵來，大家相見，便都到榆蔭堂上坐了。這些哥兒、姐兒們，各人的丫頭都搬了風箏過來，大家綁剪子股兒，播起伋鬟子來，總在山坡底下空闊的地方。

先是賈蕙放起一個大螃蟹來，桂芳又放起一邊七個雁兒來，月英放起一個大蝴蝶來，祥哥兒便放起一個美人來，安哥又放起一個蜻蜓來。周照乘便放起一個麻姑騎著青鸞的風箏來，大家都說：「這個風箏很有趣兒。」綠綺又放起一個仙鶴來。瑞哥兒便放了一個金魚。誰想放了半天，總放不上去，別人的風箏都放在天上，大家仰面觀看，偏是他的放不上去，便甚是著急。桂芳道：「你那個是頂線不好的緣故，你且放著我這個雁兒，等我給你收拾好了，就放得上去了。」不一時，禧哥兒又放起一個軟翅子大鳳凰來，杜若也放起一條大蜈蚣來。桂芳把金魚的頂線收拾好了，便果然也放上去了，就與瑞哥兒仍然換過七個雁兒來。一共十個風箏，一齊起在天上，甚是有趣。

桂芳又有個蝴蝶兒送飯的風車，上面安著碰弓，是將竹片兒做成的機括，將蝴蝶兒兩翅分開，穿在手內放的風箏線上，那風車兒便兩翅凌風流轉，由線而上，直到那風穩的頂線，那上面便有疙瘩，將竹弓兒一碰，觸動機括，那蝴蝶翅兒便收閉了，不能得風，便依然由線而下，到了面前，將碰弓兒機括仍然分開，便又凌風由線而上。當下探春、惜春、平兒、寶釵、巧姐、秋芳等了都過來，在跟前仰面以看，都說這東西做的很巧，也虧人怎麼想出來的。又說照乘的這個風箏，也很好看，就是太遠了些，看不清楚，因教把線慢慢兒的收回了好些，那風箏便漸漸兒的大了，分得清楚，更覺好看。

正看時，只見那個麻姑在上面好像招手兒似的，平兒道：

「那上頭的麻姑是個活的麼？怎麼都會動的，且把線再收回些看呢。」於是，又收回了些線，那風箏越發連眉目都可以辨了，那麻姑明明在上面招手兒呢！惜春便上前望著那風箏，叫道：

「妙師父來了麼？」眾人一看，果像是妙玉，大家正在驚疑，忽然那風箏上的線無故斷了，那麻姑與青鸞就隨風飄飄而去，不知所之了。惜春望著上面道：「妙師父，你怎麼倒去了麼！

「探春道：「那是妙玉麼，他怎麼得到這兒來呢，既來了怎麼又去了呢？這可不是奇事了麼！」惜春道：「你們都看不出是妙玉來麼」但只是他來處來，去處去，這可不

能知道呢！」

說著，那賈蕙放的一個大螃蟹，因線沒拴的牢，一陣風緊把線早掙脫了，「啊呀」一聲，那風箏早飄飄蕩蕩的落了去了。

李紈看見，笑道：「好，好，早些放了晦氣去罷。你們也都該放了晦氣去罷了。」於是，大家有各人的丫頭都拿了剪子來一起絞了。那八個風箏都隨風而去，漸漸兒的只看得見有雞蛋大，再一會兒，只得一點兒黑星兒，再漸漸兒的就不見了。大家都就：「有趣，有趣！」

正在仰面觀看，只見沁芳橋那邊柳樹中間新立了一座鞦韆架兒，上面有彩旗招馳，那架兒角上卻掛著一個大綢蝴蝶風箏。

平兒便指著道：「那裡怎麼還有一個風箏麼？」於是，大家都走到跟前去看時，果然好個風箏，比月英方才放的還好。秋水道：「這是那邊琮三太太家放的，教人取下來，送過去罷。」

李紈道：「這是人家放晦氣的，不用送還了，取下來燒掉了罷。「於是，丫頭們拿竹子挑了下來，便拿去燒了。

這裡繡琴、素琴兩個看見鞦韆架兒，便坐上畫板去，兩人換住兩邊彩繩，紫雲便給他兩個推送起來。要知這鞦韆打的好不好，請看下回，便見明白。